



## 本土文本

## 慢

(小说)

□ 丁小村



## 江海新韵

## 盛夏复又至(组诗)

□ 澜波

## ◎ 蝉鸣

藏在树木间的蝉  
在某个艳阳高照的午后  
成群结队地鸣奏出  
一曲关于夏天的交响乐

曾疾驰远去的苍白记忆  
试图用直白叙述  
推送年轮一圈圈倒序旋转  
退回到人生圆心处鼎沸

人生的许多场景  
总在失而复返时  
隆重敲响漫长时光的鼓乐

## ◎ 萤火虫

燥热的情绪匍匐在  
驱逐不散的暑气里  
又在每个来了又走的夏夜  
不眠不休

有时,无非是闯入  
几情琐事的兵荒马乱  
难免力不从心

是的,很多时候  
人间处处在狂欢  
生命更遥远的纯粹  
停留在萤火虫  
再也照不见的地方

## ◎ 冰西瓜

终于切开红扑扑的西瓜  
几个小时之前缓缓落入  
冰凉井水中完全浸泡

由季节递送出的漫天炎热  
顷刻被推挤出时光之外  
日光轻易掠过的是  
早已遗忘的童年

轻轻切开西瓜的手  
犹如举起一把精准的刻尺  
小心翼翼地量出夏天难遇的凉沁  
以及生命的甜蜜度

## ◎ 雷雨天

落在空中的阵阵鼓点  
是雷压低闷热的云层之后  
对生活赋予了廉价的谅解

一些时光的反噬  
总会在雷雨天变本加厉  
成堆往事开始生锈

生命的珍贵同时也在  
急促雷韵中  
干脆利落地显现

## ◎ 水蜜桃

沉睡的桃花  
在一个个清晨醒来  
看强烈的阳光洒落,或者  
充沛雨水在飘扬  
循环反复地  
光阴便黑了又明  
暗了又雨

一种惦念的垂涎欲滴  
在晴雨交替里种植进  
渐热的天气  
以桃的招牌微笑  
悬挂在枝头  
生命的种种美好  
始终向阳

## ◎ 热风

有些人无比清醒  
在炎热夜晚辗转反侧  
没有多说一句  
却异常清晰地感知  
这个现实世界里暗涌的悲欢  
从不疏漏一缕怀念

热蓬蓬的风吹进窗口  
梦里梦外早已一分为二  
数个故人悄悄潜入  
某一个不敢遗忘的梦境  
也包括醒着的人

这个夏天注定重复着  
热风迎面的煎熬  
人到中年同样如此

## ◎ 游泳馆

清澈的水流过眼前  
蓝莹莹地晃动  
一颗颗水珠渐渐拥挤



只见馆内人攒动  
已酝酿出过年的热闹感

有人自由而游  
有人笨拙而学  
都说在盛夏更容易种植愿望  
用一种水的浮力来绕开  
室外奔涌而来的热浪  
人生的滚烫又如何避让

## ◎ 遮阳伞

火辣辣的阳光被禁锢在  
一朵朵伞花之外  
灼热光照被按了暂停键  
这种感觉能用什么言语来表达

生活中的众多欢喜  
在热气腾腾的天气里  
也变得不容易起来  
一朵朵攀附在伞花的边缘

但,所有生命的缤纷  
不会任由这高温围困  
五彩斑斓的执着追求  
在日光和背阳处同时生长

## ◎ 紫薇花

簇拥的寓意立于枝头  
逐渐生长成一树繁花  
让蓬勃葱茏的紫薇红  
形成时光的秘境

一种语言之外的震撼美  
正悄无声息  
经过微风和骄阳的语序  
甚至重组心绪结构  
来形成停止忧伤的边界

花盛放在夏天街道两侧  
是无须多言的  
堆叠的心动来到人间

这一盏盏自由怒放的花  
在静态美感之间  
说出了  
生命深处的隐喻

## ◎ 停电

负荷超过了预期  
电忽然停了  
刻意拒绝的夏天又回来了

三三两两的邻居聚在一起  
摇着有气无力的纸扇  
彼此之间说的话  
都是熟悉的家长里短

站在热烈难耐的某个时刻  
重新认识了  
过往的人生里  
对面相识不相知的老邻居

## ◎ 蜻蜓

乌云低沉得快到尘埃  
蜻蜓盘旋着飞来飞去  
有着许多话语还没说出口  
但又和天气预报一样  
无需再说出

耐心地等一场雨来  
淋湿气压沉闷的普通夏日  
又有一种担忧在蔓延  
这场雨会不会太汹涌

生命常常如此  
反复纠结,反复解感

## ◎ 星空

撒张躺椅安放在庭院中  
仰头凝视遥远的苍穹  
试图寻找一颗有名气的星

就和年幼时的懵懂相同

时光已经过去很多年  
相同的仰望,不同的迷茫  
这区别说大不大,说小不小

看遍了满天闪烁的星星  
分辨不清哪一颗是哪一颗  
就如同许多清晰的往事  
不知道什么时候起  
已然模糊不清

人生的旷野和这星空  
到底是相通的

子上就有该完成的任务。她把几间屋子都转了一遍,一边看,一边嘴里念念有词。后来她觉得闭着眼睛都能把家里的一切画下来了。于是她坐下来,真的闭了眼睛,也闭了嘴巴。她觉得自己心里不是装了太多东西,而是像一片天空一样广大无边;她慢慢舒出一口气,再慢慢把空气吸进喉咙。

现在,她真得想想,自己该干点儿什么了。现在,除了听课、做习题、考试,她什么都可以做。

从前,她想要的太多了,现在,她慢慢想来,一件一件地想,不用着急,她有有的是时间啊。

首先,她想出门去走走。于是她走到街上。街上还是像她每天上学放学时看到的一样,像万花筒,每时每刻都旋转出缤纷的色彩。她转了很多地方,服装店里有最新的衣服,她不买,但她喜欢那些式样和色彩。精品屋里有最好玩的小东西,有她喜欢的小包、饰物和小礼品。现在,好像这些东西都是她的,她的眼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享受。

在卖歌碟的店里,她试听了许多最新的歌。她还进了书店,把那些花花绿绿的都翻了一遍。她甚至好奇地看了几家家具店,把那些桌子椅子书柜梳妆台都享受了一遍。其实啊,没用多长时间,在该回家吃晚饭的时候,她差不多已经把所有的地方都转了一遍。世界原来这么小,她原本以为得用一星期来转的。

吃饭的时候,她胃口很不错,她本来想快快地吃了饭,再想想晚上该干点儿什么,可后来一想,晚上不用做没完没了的习题……于是她想,慢慢吃吧,就当是陪妈妈爸爸一块儿吃。第一次,她吃得很慢,妈妈说,今天好像胃口很不错啊。她笑了,妈妈这些天很少看到她的笑,妈妈也笑了。她说:“我帮妈妈刷

碗吧。”于是,第一次,她吃了饭去刷碗,碗不多,其实不需要两个人刷的——反正她也没事,总得找点事儿做吧。

吃过饭,打开电视机。家里好久没在晚上开过电视了,爸爸妈妈都知道现在是她高中最紧张的时刻,吃过饭都出去了,给她一个人学习的空间。现在,爸爸终于可以放开电视机的声音,看他的球赛了——有半年,他得到朋友家去看球赛。她也想看看自己喜欢的电视剧,可是既然爸爸想看球赛,为什么不满足他呢?她想,明天她还可以看的。于是她陪着爸爸看球赛,她一点儿也不懂,在学校她是一心学习心无旁骛的好学生。一边看,一边让爸爸解释,她终于也认识了几个球星,懂得了几个术语,现在,她想,她不再是个“足球盲”了——班里的几个调皮的男孩子经常把女生们称为“足球盲”的。

看完电视,全家人都回房间里睡觉了。她坐在床边,却没有睡意。还得干点儿什么呢?她坐在桌子边想了很久,最后想到了:写一篇日记吧。她从抽屉里拿出初中二年级时的日记本,那个小巧精致的日记本,还是那时的好友送她的呢——后来,她考上了重点中学,好友却上了普通中学,以后联系就越来越少了。她想,不写日记了吧,给好友写信。这封信写得好长,像一潭积攒了好久的水,慢慢地顺着长满了青草的沟渠淌了过去,一路泛着涟漪,滋润着草根,带着小鱼小虾漫游到远方。

信写完了,她真的感觉累了,上了床,头挨着枕头,像是一条船躺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,安安静静地就进入了梦乡。

第二天早晨,她早就醒了,下意识地看着枕头,那里平平的,有一个小小的坑,是自己的头贴在那里的印迹。那里有几根黑亮的头发,是她自己的。头发还在掉,她习以为常了。吃了早餐,她准

## 临《花气薰人帖》(散文)

□ 尹画

过中年。春来诗思何所似,八节滩头上水船。”

传说公元1100年的某天,黄庭坚正在家闭关修行,突然有人送来满屋子的花。送花的是当朝驸马爷王诜,因为黄庭坚曾答应给王诜写诗,但过了好久也没收到,王诜就送花来提醒他。可没想到这花气却扰乱了黄庭坚的禅定。

于是,黄庭坚写下了千古佳作《花气薰人帖》。意思是你送来的花朵香气浓郁,使我平日修行禅定的功夫都被破除了。如今我已不惑,心境已过中年。春天里心头纵有写诗的想法,却感到像逆水的滩头,船要上行,何其艰难。

这幅行草小品,内容幽默可爱,笔法随意自在,笔势雄健洒脱,短短二十八个字,展现出一种风度翩翩,自成风流的潇洒之美,故而成为行草书法的代表作之一。

临《花气薰人帖》时,我特地买了复古诗帖蜡染卷。一张纸一元多,比八分钱一张的小楷口课纸要贵上十几倍。蔡澜说,练好书法,一定要用贵的宣纸写。因为贵,心中不舍,每下一笔必是尽量做到最好的。

我先后临了有十张,挑出最好的一张,也只做到形似六七分。不过,习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敢于放胆写。习

## 钟声悠悠(散文)

□ 陈剑辉

处在长身体阶段,哪个男仔儿到了饭点不是“饿急吼吼”的?

童年记忆里的钟声总是伴着各种情节,深深印刻在我心里。

早上五点一过,外婆会拎着篮子奔菜场去。计划经济时期,蔬菜都是由郊区蔬菜队提供的,每天清晨六点左右由菜农送到指定菜场。能否买到最新鲜、质量最好的蔬菜,就得看谁起得更早、谁能排在队伍的前面。

逢年过节,购买蔬菜是限量的。为了多买些菜,外婆会把我从睡梦中叫醒,跌跌跄跄地跟着她去排队。那些年的冬天格外寒冷,隆冬时节的濠河年年结冰。凌晨昏暗的路灯下,我在人群中打着呵欠,两只长满冻疮的小手揣在袖筒里,不时跺着冻得发麻的双脚,这大概也算是我对人生艰辛的最初体验吧。

晨钟敲响的是当年的生活节奏,而晚钟演绎的又是另一段情节。那个年代没有夜生活,城里人的生活节奏只是比“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”的农民稍稍推迟一些。晚上八点的钟声敲响时,我总是捧着一本《三国演义》《彭公案》之类的“禁书”贪婪地读着,外婆看见了就会说两句:“躺在床上看书,眼睛要近视的呀。”到了八点半,耳边响

有个女孩子,在高中生活最紧张的时段,得了一种奇怪的病。她常常莫名其妙地自言自语,用奇怪的眼神看人,看到这些表现,你会怀疑她精神上出现了某种不正常。同时,她的头发开始无缘无故地掉落,像夏天里早早枯萎飘零的黄叶;她原本光洁的脸庞开始暗淡,看上去粗糙无光,就像被压干了汁水的花瓣。这时,大家都认为她不仅仅精神上出现了问题,连身体也出现了问题。老师找来她的父母,“大概是学校太紧张,竞争太激烈,她才会出现这些问题——她本就是个很刻苦努力的学生啊。”老师用舍不得的口气说:“还是让她回家休养一阵吧,最好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。”

父母很担忧地把她接回了家。老师很遗憾地说:“照她这么努力,她原本可以考上一所不错的大学的。”父母也很难过,本来一帆风顺的人生旅程,中途却因为偶然的原因耽搁了一下,不知道还能不能赶到预期的目的地。

可是人总归是比什么都重要的。父母带她到医院去,奇怪的是,医院也不能断定她得的是什么病。医生为她做了全面的检查,最后只是给她开了些调理性的药,在医生看来,这些药与其说是治病的,还不如说是一种心理安慰。医生最后对她的父母说:“就让她休息一阵吧,大学,明年再考,休息其实有时也是最好的调理方法呢。”

父母有父母的事,既然医生都这么说了,父母也就心里放慢下来。他们想:“就这么一个孩子,孩子就这么一次人生,就当世界上没有留下什么大学吧。”父母该干什么干什么,留下她一个人在家里,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

开始,女孩子很不习惯。她一个人在屋子里转出转进,不知该干什么才好。要知道,在学校里,每时每刻都有做不完的习题。你不用想该干什么,桌

习字进入第三年。从隶书、楷书、篆书、行书过渡到行草书的练习。临摹行草,该从哪个帖开始呢?我选择了黄庭坚的《花气薰人帖》。原因有二。其一来自蔡澜的推荐。《蔡澜说书法:静下心来写写字》书中写到,蔡澜很喜欢黄庭坚,最欣赏黄庭坚的《松风阁诗帖》。有初学者想临行草,问蔡澜是否可临黄庭坚的《寒山诗帖》。蔡澜说可以,不过《寒山诗帖》太长,还是先从最短的“花气薰人欲破禅”开始吧。

“花气薰人欲破禅”即为黄庭坚《花气薰人帖》中的第一句。这首诗总共二十八个字:“花气薰人欲破禅,心情其

退休后,我有了大把自由支配的时间,静下心来写点东西的奢望渐渐成了现实。明明白天也有空,我却偏偏喜欢在灯下“爬格子”。大概是入夜后,周遭的黑暗扎起了一道“篱笆”,圈住了“平原走马”的思绪吧。

夜阑安谧,能够打断我思路的只有远处钟楼钟声。我每每听到的,几乎都是午夜的十二响钟声。是此刻的钟声更响?还是周边更安静?唯一的解释是因为“相处”久了,我和这座大钟有了“约定”,彼此间的“对话”总在万籁俱寂的午夜。

从记事起,这钟声我听了60多年;打第一记钟声响起,这座钟断断续续敲了110年。

我的出生地冯旗杆巷在钟楼西南侧。半个世纪前,国内连自行车都是稀罕物,就更别提汽车的噪声了,老南通城要比现在安静得多,我在旧居中听到的钟声,也比现在更加清晰。

记得在通中念高中时,每到上午最后一节课,一听到十一响钟声,我就会不时侧脸看看地上移动的身影,只要与我画的记号线重合,立马就合上书本,准备下课。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大家肚子

里的油水本来就不足,更何况我们都

那时,父母亲忙于“抓革命、促生

备去上学,突然才想起了,今天,她不用上学。她这才放慢动作,一边收拾桌子上的杯盘,一边想:今天,要做什么呢?

没有谁为她安排今天要做的事。

这一天,她去邮局给朋友寄昨晚写的信。她到公园去玩了两个小时。到书店买了书,买了歌碟,买了自己想要的发夹,甚至还到菜市买了菜。她试着做了一顿饭,虽然味道不是很好,自己心里很满意。

就这样,没有计划地过了一星期。星期天一清早,她收到好朋友的信,好朋友说,你真能写,写了那么长,好几天了,你从没给我写过信呢,我感动得眼泪都出来了!现在,我们都要高中毕业了,哪天邀上老同学们,我们去照相。

是啊,哪天得找老朋友们照相相了,她想。这样想着的时候,她想起了应该照照镜子。记不清有多久了,她不敢照镜子——她老是梦见自己长得很丑,脸上的皮肤粗糙无光,还有斑点,头发都掉光了,成了秃头……这是女孩子最恐怖的梦了。

她恐慌地去照镜子:镜子里,她的脸很干净,皮肤饱满而有光泽,还是黑的头发,虽然稀疏但还是很柔软光滑的……看着看着,她笑了,镜子里是很美的笑脸。她回到自己的屋子,从枕头底下抽出一本书,翻开,书中飘出好大一缕头发:她的头发,掉了的头发,全在那里。原本只有几十根,后来越来越多,多得都不想数也数不清了。她想:现在,这数目终于不会再增加了。

下个星期,她迫不及待地要去学校了。她想,星期一,清晨,太阳还没有升起的时候,她会早早起来,然后慢慢地往学校走,慢慢地,呼吸清晨的空气,她会提前半小时起来,给自己充足的时间往学校走——什么也不用着急,因为时间,还多着呢。

字没有捷径,唯有多练。进步需要时间的铺垫,不必在意目前的水平,坚持写,一定会越写越好。

临《花气薰人帖》第二个原因是应景。临完帖,我带着作品去了徐家汇公园。公园里繁花盛开,美不胜收。我把作品置放在绣球花丛中合影,想象着当年黄庭坚被一屋子花朵环绕的情形,不禁莞尔。若换了我,置身一室花朵之间,日日陶醉,夜夜迷恋,氤氲的花香袅袅弥漫,恐怕也是一个字都写不出来了。

《花气薰人帖》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。期待有朝一日,能亲眼看一看山谷道人的这幅手迹。

人夜后气温骤降,我早早钻进被窝。西北风猛烈地刮过屋顶,发出动物般的阵阵“尖叫”;砖的缝隙处不时掉下土屑,落在帐顶铺开的报纸上“沙沙”作响;钟声在大风中忽轻忽重,时近时远、悠扬飘荡。此刻的屋内却静得出奇,外婆正坐在灯下一针针地纳鞋底——她要赶在春节前为父母亲和我每人做一双新棉鞋。风声、钟声、土屑的酒落声,尤其是外婆拉鞋绳时发出的有节奏的“吱吱”声,汇成了美妙的催眠曲,躺在床上看书的我,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……

几十年过去了,如今我的外孙也已经到了我当年的年纪。我想,他现在听到钟声的感受与我当年肯定是不一样的。或许,在当下这个喧嚣的世界中,他根本就听不到钟声。

世界正处在百年未遇的大变局中,不变的是那钟楼悠悠的钟声。无论你听还是不听,这钟声已经敲响了一个多世纪。正所谓故人今人若流水,共听钟声各不同。